

<<雪山飞狐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雪山飞狐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46206196

10位ISBN编号：7546206197

出版时间：2011-11

出版时间：广州出版社

作者：金庸

页数：357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雪山飞狐>>

前言

《金庸作品集》序 小说是写给人看的。

小说的内容是人。

小说写一个人、几个人、一群人或成千成万人的性格和感情。

他们的性格和感情从横面的环境中反映出来，从纵面的遭遇中反映出来，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关系中反映出来。

长篇小说中似乎只有《鲁滨逊飘流记》，才只写一个人，写他与自然之间的关系，但写到后来，终于也出现了一个仆人“星期五”。

只写一个人的短篇小说多些，写一个人在与环境的接触中表现他外在的世界，内心的世界，尤其是内心世界。

西洋传统的小说理论分别从环境、人物、情节三个方面去分析一篇作品。

由于小说作者不同的个性与才能，往往有不同的偏重。

基本上，武侠小说与别的小说一样，也是写人，只不过环境是古代的，人物是有武功的，情节偏重于激烈的斗争。

任何小说都有它所特别侧重的一面。

爱情小说写男女之间与性有关的感情，写实小说描绘一个特定时代的环境，《三国演义》与《水浒》一类小说叙述大群人物的斗争经历，现代小说的重点往往放在人物的心理过程上。

小说是艺术的一种，艺术的基本内容是人的感情，主要形式是美，广义的、美学上的美。

在小说，那是语言文笔之美、安排结构之美，关键在于怎样将人物的内心世界通过某种形式而表现出来。

什么形式都可以，或者是作者主观的剖析，或者是客观的叙述故事，从人物的行动和言语中客观的表达。

读者阅读一部小说，是将小说的内容与自己的心理状态结合起来。

同样一部小说，有的人感到强烈的震动，有的人却觉得无聊厌倦。

读者的个性与感情，与小说中所表现的个性与感情相接触，产生了“化学反应”。

武侠小说只是表现人情的一种特定形式。

好像作曲家要表现一种情绪，用钢琴、小提琴、交响乐或歌唱的形式都可以，画家可以选择油画、水彩、水墨或漫画的形式。

问题不在采取什么形式，而是表现的手法好不好，能不能和读者、听者、观赏者的心灵相沟通，能不能使他的心产生共鸣。

小说是艺术形式之一，有好的艺术，也有不好的艺术。

好或者不好，在艺术上是属于美的范畴，不属于真或善的范畴。

判断美的标准是美，是感情，不是科学上的真或不真，道德上的善或不善，也不是经济上的值钱不值钱，政治上对统治者的有利或有害。

当然，任何艺术作品都会发生社会影响，自也可以用社会影响的价值去估量，不过那是另一种评价。

在中世纪的欧洲，基督教的势力及于一切，所以我们到欧美的博物院去参观，见到所有中世纪的绘画都以圣经为题材，表现女性的人体之美，也必须通过圣母的形象。

直到文艺复兴之后，凡人的形象才在绘画和文学中表现出来，所谓文艺复兴，是在文艺上复兴希腊、罗马时代对“人”的描写，而不再集中于描写神与圣人。

中国人的文艺观，长期来是“文以载道”，那和中世纪欧洲黑暗时代的文艺思想是一致的，用“善或不善”的标准来衡量文艺。

《诗经》中的情歌，要牵强附会地解释为讽刺君主或歌颂后妃。

陶渊明的《闲情赋》，司马光、欧阳修、晏殊的相思爱恋之词，或者惋惜地评之为白璧之玷，或者好意地解释为另有所指。

他们不相信文艺所表现的是感情，认为文字的唯一功能只是为政治或社会价值服务。

我写武侠小说，只是塑造一些人物，描写他们在特定的武侠环境(古代的、没有法治的、以武力来解

<<雪山飞狐>>

决争端的社会)中的遭遇。

当时的社会和现代社会已大不相同，人的性格和感情却没有多大变化。

古代人的悲欢离合、喜怒哀乐，仍能在现代读者的心灵中引起相应的情绪。

读者们当然可以觉得表现的手法拙劣，技巧不够成熟，描写殊不深刻，以美学观点来看是低级的艺术作品。

无论如何，我不想载什么道。

我在写武侠小说的同时，也写政治评论，也写与哲学、宗教有关的文字。

涉及思想的文字，是诉诸读者理智的，对这些文字，才有是非、真假的判断，读者或许同意，或许只部份同意，或许完全反对。

对于小说，我希望读者们只说喜欢或不喜欢，只说受到感动或觉得厌烦。

我最高兴的是读者喜爱或憎恨我小说中的某些人物，如果有了那种感情，表示我小说中的人物已和读者的心灵发生联系了。

小说作者最大的企求，莫过于创造一些人物，使得他们在读者心中变成活生生的、有血有肉的人。

艺术是创造，音乐创造美的声音，绘画创造美的视觉形象，小说是想创造人物。

假使只求如实反映外在世界，那么有了录音机、照相机，何必再要音乐、绘画？

有了报纸、历史书、记录电视片、社会调查统计、医生的病历纪录、党部与警察局的人事档案，何必再要小说？

一九八六·二·六 于香港

<<雪山飞狐>>

内容概要

金庸编著的《雪山飞狐》一书讲述的是闯王李自成四大侍卫胡、苗、范、田后人和闯王军刀的故事。

当年闯王兵败九宫山，将藏有复国宝藏的闯王军刀交给四大侍卫之首胡侍卫保管，苗、范、田三位误以为他卖主求荣，将其杀死。

百余年来，四家后人不断寻仇和寻宝，却无一能得善终。

豪气干云的胡一刀之子“雪山飞狐”胡斐，淡然面对惊世宝藏，只想与意中人苗若兰长相厮守，却又被逼与她的父亲金面佛苗人凤展开生死搏斗。

《雪山飞狐》故事结尾留下了巨大的悬念。

<<雪山飞狐>>

作者简介

金庸（1924年2月6日—），香港“大紫荆勋贤”。

原名查良镛，江西省婺源县人，出生于浙江海宁，当代著名作家、新闻学家、企业家、社会活动家，《香港基本法》主要起草人之一。

金庸是新派武侠小说最杰出的代表作家，被普遍誉为武侠小说作家的“泰山北斗”，更有金迷们尊称其为“金大侠”或“查大侠”。

1937年，金庸考入浙江一流的杭州高中，离开家乡海宁。

1939年金庸15岁时曾经和同学一起编写了一本指导学生升初中的参考书《给投考初中者》，畅销内地，这是此类书籍在中国第一次出版，也是金庸出版的第一本书。

1941年日军攻到浙江，金庸进入联合高中，那时他17岁，临毕业时因为写讽刺黑板报《阿丽丝漫游记》被开除。

另一说是写情书。1944年考入重庆国立政治大学外文系，因对国民党职业学生不满投诉被勒令退学，一度进入中央图书馆工作，后转入苏州东吴大学(今苏州大学)学习国际法。

抗战胜利后回杭州进《东南日报》做记者，1948年在数千人参加的考试中脱颖而出，进入《大公报》，做编辑和收听英语国际电讯广播当翻译。

不久《大公报》香港版复刊，金庸南下到香港。

建国不久，金庸为了实现外交家的理想来到北京，但由于种种原因而失望地回到香港，从而开始了武侠小说的创作。

从五十年代末——七十年代初，金庸共写武侠小说15部，1972年宣布封笔，开始修订工作。

1981年后金庸数次回大陆，先后受到邓小平、江泽民等领导人的接见，1985年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，1986年被任命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“政治体制”小组港方负责人，1989年辞去基本法委员职务，卸任《明报》社长职务，1992年到英国牛津大学当访问学者，1994年辞去《明报》企业董事局主席职务。

1999-2005年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。

金庸博学多才。

就武侠小说方面，金庸阅历丰富，知识渊博，文思敏捷，眼光独到。

他继承古典武侠小说之精华，开创了形式独特、情节曲折、描写细腻且深具人性和豪情侠义的新派武侠小说先河。

举凡历史、政治、古代哲学、宗教、文学、艺术、电影等都有研究，作品中琴棋书画、诗词典章、天文历算、阴阳五行、奇门遁甲、儒道佛学均有涉猎，金庸还是香港著名的政论家、企业家、报人，曾获法国总统“荣誉军团骑士”勋章，英国牛津大学董事会成员及两所学院荣誉院士，多家大学名誉博士。

<<雪山飞狐>>

书籍目录

雪山飞狐
鸳鸯刀
白马啸西风

<<雪山飞狐>>

章节摘录

嗖的一声，一支羽箭从东边山坳后射了出来，呜呜声响，划过长空，穿入一头飞雁颈中。大雁带着羽箭在空中打了几个筋斗，落在雪地。

西首数十丈外，四骑马踏着皑皑白雪，奔驰正急。

马上乘客听得箭声，不约而同的一齐勒马。

四匹马都是身高肥膘的良驹，一受羁勒，立时止步。

乘者骑术既精，牲口也都久经训练，这一勒马，显得鞍上胯下，相得益彰。

四人眼见大雁中箭跌下，心中都喝一声彩，要瞧那发箭的是何等样人物。

等了半晌，山坳中始终无人出来，却听得一阵马蹄声响，射箭之人竟自走了。

四个乘客中一个身材瘦长、神色剽悍的老者微微皱眉，纵马奔向山坳，其余三人跟着过去。

转过山边，只见前面里许外五骑马奔驰正急，铁蹄溅雪，银鬣乘风，眼见已追赶不上。

那老者一摆手。

说道：“殷师兄，这可有点儿邪门。

”那“殷师兄”也是个老者，身形微胖，留着两撇髭须，身披貂皮外套，气派是个富商模样，听那瘦长老者如此说，点了点头，勒马回到大雁之旁，马鞭挥出，啪的一声，抽向雪地，待得马鞭提起，鞭梢已将大雁卷了上来，他左手拿着箭杆一看，失声叫道：“啊！”

”三人听到叫声，一齐纵马驰近。

那“殷师兄”连雁带箭向那老者掷去，叫道：“阮师兄，请看！”

”瘦长老者伸左手一抄，接了过来，一看羽箭，大叫：“在这里了，快追！”

”勒转马头，当先追了下去。

这茫茫山坡上一片白雪，四下并无行人，追踪最是容易不过。

其余二人都是壮年，一个身高膀阔、坐在一匹高头大马之上。

更是显得威武；另一个中等身材，脸色青白，一个鼻子却冻得通红。

四人齐声唿哨，四匹马喷气成雾，忽喇喇放蹄赶去。

这是清朝乾隆四十五年三月十五。

这日子在江南早已繁花似锦，在这关外长白山下的苦寒之地，却是积雪初融，浑没春日气象。

东方红日甫从山后升起，淡黄的阳光照在身上，殊无暖意。

山中虽冷，但四名乘者纵马急驰之下，不久人人头上冒汗。

那高身材的男子将外鞵脱了下来，放在鞍头。

他身穿青绸面皮袍，腰悬长剑，眉头深锁，满脸怒容，眼中竟似要喷出火来，不住价的催马狂奔。

这人是辽东天龙门北宗新接任的掌门人“腾龙剑”曹云奇。

天龙门掌剑双绝，他所学都已颇有所成。

白脸汉子是他师弟“回龙剑”周云阳。

高瘦老者是他们师叔“七星手”阮士中，在天龙北宗算得是第一高手。

那富商模样的老者则是天龙门南宗的掌门人“威震天南”殷吉，此次之事与天龙门南北两宗俱有重大干系，是以他千里迢迢，远来关外。

四人胯下所乘都是关外良马，脚程极快，一口气奔出七八里后，前面五乘马已相距不远。

曹云奇高声叫道：“喂，相好的，停步！”

”那五人全不理睬，反而纵马奔得更快。

曹云奇厉声喝道：“再不停步，莫怪我们无礼了！”

”只听得前面一人舌头打滚，嘟的一声，勒马转身，其余四人却仍是继续奔驰。

曹云奇一马当先，但见那人弯弓搭箭，箭尖指向他的胸口。

曹云奇艺高人胆大，竟不将他利箭放在心上，扬鞭大呼：“喂，是陶世兄么？”

”那人面目英俊，双眉斜飞，二十三四岁年纪，一身劲装结束，听得曹云奇叫声，纵声大笑，叫道：“看箭！”

”嗖嗖嗖连响，三支羽箭分上中下三路连珠射到。

<<雪山飞狐>>

曹云奇没料到他三箭来得如此迅捷，心中微微一惊，马鞭疾甩出去，打掉了上路与中路射来的两箭，接着一提马缰，那马向上一跃，第三支箭贴着马肚子从四腿间穿了过去，相差只是数寸。

那青年哈哈一笑，拨转马头，向前便跑。

曹云奇铁青着脸，纵马欲赶。

阮士中叫道：“云奇，沉住了气，不怕他飞上天去。

”纵身下马，拾起雪地里的三支羽箭，果然与适才射雁的一般无异。

殷吉沉着脸哼了一声，说道：“果真是这小子！

”曹云奇道：“等一下师妹，瞧她更有什么话说？

”四人候了一顿饭功夫，不听得来路上有马蹄声响。

曹云奇焦躁起来，道：“我瞧瞧去！

”拍马赶回。

阮士中望着他的背影，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也真难怪得他。

”殷吉道：“阮师兄，你说什么？

”阮士中摇了摇头，却不答话。

曹云奇奔出数里，只见一匹灰马空身站在雪地里，一个白衣女郎一足跪在地下，似在雪中寻找什么。

曹云奇叫道：“师妹，什么事？

”那女郎不答，忽然站直身子，手中拿着一根黄澄澄之物，在日光下闪闪发光。

曹云奇走近身去，接了过来，见是一支黄金铸成的小笔，长约三寸，笔尖锋利，打造得甚是精致，笔杆上刻着一个小小的“安”字。

这支金笔看来既是玩物，却也可作暗器之用，不禁微微皱眉，说道：“哪里来的？

”那女郎道：“你们走后，我随后跟来，奔到这里，忽然有一乘马从后追来，那马好快，只一会儿就从我身旁掠过。

马上乘客手一扬，抛来了这支小笔，将我……将我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忽然脸上晕红，嗫嚅着说不下去了。

曹云奇凝望着她，只见她凝脂般的雪肤之下，隐隐透出一层胭脂之色，双睫微垂，一股女儿羞态，娇艳绝伦，不由得胸中一荡，随即疑云大起，问道：“你可知咱们追的是谁？

”那女郎道：“谁啊？

”曹云奇冷冷的道：“哼，你当真不知？

”那女郎抬起头来，道：“我怎会知道？

”曹云奇道：“是你的心上人。

”那女郎冲口而道：“陶子安？

”这话一出口，登时满脸红晕。

曹云奇眉间有如罩上了一层黑云，叫道：“我一说是你的心上人，你就接口说陶子安！

”那女郎听他这么说，脸上更加红了，泪水在一双明澄清澈的眼中滚来滚去，顿足叫道：“他……他……”曹云奇道：“他……他怎么？

”那女郎道：“他是我没过门的丈夫，自然是我心上人。

”曹云奇大怒，刷的一声，拔出长剑。

那女郎反而走上一步，叫道：“你有种就将我杀了。

”曹云奇咬着牙齿，望着她微微抬起的脸，心中柔情顿起，叫道：“罢啦，罢啦！

”回手一剑，猛往自己心口扎去。

那女郎出手好快，反手拔剑，回臂疾格，当的一声，双剑相交，迸出了数星火花。

曹云奇恨恨的道：“你既已不将我放在心上，何必又让我在这世上多受苦楚？

”那女郎缓缓还剑入鞘，低声道：“你早知道，是爹爹将我许配给他，难道是我自己作的主么？

”曹云奇双眉一扬，说道：“我愿跟你浪迹天涯，在荒岛深山之中隐居厮守，你怎又不肯？

”那女郎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师哥，我知道你对我一片痴心，我又不是傻子，怎能不念着你的好处。可是你执掌我天龙北宗门户，若是做出这等事来，天龙门声名扫地，在江湖上颜面何存？

”曹云奇大声叫道：“我就是为你粉身碎骨，也是甘愿。

<<雪山飞狐>>

天塌下来我也不理，管他什么掌门不掌门。

”那女郎微微一笑，轻轻握住他手，说道：“师哥，我就是不爱你这个霹雳火爆、不顾一切的脾气呢。

”曹云奇给她这么一说，再也发作不得，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你怎么又把他给的玩意儿当作宝贝似的？

”那女郎道：“谁说是他给的？

我几时见过他来？

”曹云奇道：“哼，这样值钱的玩意儿，还有人真的当作暗器打么？

这笔上不明明刻着他的名字？

若不是他，又是谁给你的？

”那女郎嗔道：“你既爱这么瞎疑心，趁早别跟我说话。

”纵到灰马身旁，一跃上鞍，缰绳一提，那马放蹄便奔。

曹云奇忙上马追去，伸皮靴猛踢坐骑肚腹，片刻间便追上了，身子一探，右手拉住了灰马的辔头，叫道：“师妹，你听我说。

”那女郎举起马鞭，往他手上抽去，喝道：“放开！

给人家瞧见了成什么样子？

”曹云奇却不放手，啪的一声，手背上登时起了一条血痕。

那女郎心有不忍，道：“你何苦又来惹我？

”曹云奇道：“是我不好，你再打吧！

”那女郎嫣然一笑，道：“我手酸，打不动啦。

”曹云奇笑道：“我跟你捶捶。

”伸手去拉她手臂。

那女郎迎头一鞭，曹云奇头一偏，这一次把鞭子躲开了，笑道：“你手怎么又不酸啦？

”那女郎板起了脸，说道：“我叫你别碰我。

”曹云奇陪笑道：“好，那么你说这金笔到底哪里来的。

”那女郎笑道：“是我心上人给的。

不是他给，还有谁给？

难道是你给我的？

”曹云奇心头一酸，热血上涌，又要发作，但见她笑靥如花，红唇微微颤动，露出一口玉石般的牙齿，怒气登时沉了下去。

那女郎瞪了他一眼，轻轻叹了口气，柔声道：“师哥，我从小得你尽心照顾。

你待我真比亲生哥哥还好。

我又不是全无心肝之人，怎不想报答？

何况我们……只是，我实在好生为难。

你一向关心我、爱护我，现下爹爹不幸惨死，我天龙门面临成败兴亡的重大关头，你怎么反而不肯体谅我了？

”曹云奇呆了半晌，再无话说，左手一挥，说道：“你总是对的，我总是错的，走吧！

”那女郎嫣然一笑，道：“且慢！

”摸出一块手帕，给他抹去满额汗水，道：“大雪地里，出了汗不抹去，莫着了凉。

”曹云奇心中甜甜的说不出的受用，满腔怒气登时化为乌有，挥鞭在那女郎的灰马臀上轻轻一鞭。

二人双骑，并肩驰去。

那女郎名叫田青文，年纪虽轻，在关外武林中却已颇有名声。

因她容貌美丽，性又机伶，辽东武林中公送她一个外号，叫作“锦毛貂”。

那貂鼠在雪地中行走如飞，聪明伶俐，“锦毛”二字，自是形容她的美貌了。

她父亲田归农逝世未久，是以她一身缟素，戴着重孝。

两人急奔一阵，追上了殷吉、阮士中、周云阳三人。

阮士中向曹云奇横了一眼，说道：“去了这么久，见到什么了？

<<雪山飞狐>>

”曹云奇脸一红，道：“没见过什么。”

”双腿一夹，纵马快跑。

又奔出数里，山势渐陡，雪积得厚厚的，马蹄一溜一滑，四人不敢催，松马缰缓行。

转过两个山坳，山道更是险峻。

忽听左首一声马嘶，曹云奇右足在马镫上一点，斜身飞出，落在一株大松树后面，先藏身形，再纵目向前望去。

只见山坡边几株树上系着五匹马，雪地里一行足印，笔直上山。

曹云奇叫道：“两位师叔，小贼逃上山啦，咱们快追。”

”殷吉向来谨慎，说道：“对方若是故意引诱咱们来此，只怕山中设了埋伏。”

”曹云奇道：“就是龙潭虎穴，今日也要闯他一闯！”

”殷吉听他说得鲁莽，颇为不快，向阮士中道：“阮师兄，你说怎的？”

”阮士中还未答话，田青文抢着道：“有威震天南殷师叔在此，就有再厉害的埋伏，也不用怕。”

”殷吉微微一笑，道：“瞧他们神情，走得极是匆忙，似乎又不是设伏。”

这样吧，”手指右首，说道：“咱们从这边绕道上山，转过来攻他们一个出其不意。”

”曹云奇叫道：“好，此计大妙！”

”殷吉等都下了马，将马匹系在大松树下，翻起长衣下襟缚在腰里，展开轻功提纵术，从山坡右首上山。

这一带树木丛生，山石嶙峋，行走甚是不便，但多了一层掩蔽，却不易为敌人发觉。

五人初时鱼贯而行，一个紧接一个，时候一长，渐渐分出了功夫高下。

殷吉与阮士中并肩在前，曹云奇堕后丈余，田青文与周云阳又在后数丈。

曹云奇心想：“殷师叔是南宗掌门，号称威震天南，不知他南宗的功夫与我北宗到底谁高谁低？”

今日倒要领教领教。”

”一提气，足下加劲，倏忽抢在殷阮二人前头。

只听殷吉赞道：“曹世兄，好俊身手啊，当真是英雄出在年少。”

”曹云奇怕他追上，不敢回头，只道：“请殷师叔多加指点。”

”口中这么说，脚下丝毫不停，奔了一阵，似乎听得脚步声息，回头一望，不禁吓了一跳，原来殷吉、阮士中两人就在他身后不远，忙加快脚步，急冲数丈。

殷吉微微一笑，不疾不徐的跟在后面。

山上积雪更厚，道路崎岖，行走自是费力。

只过了半支香功夫，曹云奇渐渐慢了下来，忽觉后脑微微温热，似乎有人呼气，正要回头，右肩上有人轻轻一拍，听得殷吉笑道：“小伙子，加把劲儿！”

”曹云奇一惊，提气向前猛冲。

这一冲虽把殷阮两人抛下了十多丈，但已然心浮气粗，头上冒汗。

他伸袖一擦额上汗水，想起适才田青文给自己擦汗的情景，嘴里间不由得露出微笑，但听得背后踏雪之声，殷吉两人又赶了上来。

殷吉见曹云奇这么一冲一慢，早知他轻功远不是自己对手，只是七星手阮士中一声不响的并肩而行，自己跑得快，他也快，自己跑得慢了，他跟着放慢脚步，看来尚是游刃有余，未尽全力，心道：“你们师叔侄俩今儿考较老儿来着。”

”当下猛吸一口气，施展数十年勤修苦练的轻功，在白雪山坡上宛似足不点地般滑了上去。

天龙门创自清初，原本一支，到康熙年间，掌门人的两个大弟子不和，待掌门人一死，便分为南北两宗。

南宗以轻捷剽悍为尚，北宗却注重沉稳狠辣。

两宗武功本源架式完全相同，使用之时，却颇有异处。

这上山的轻功原是南宗所擅，殷吉人虽肥胖，一施展本门心法，竟然矫捷胜于猿猴，片刻之间，已赶出曹云奇一里有余。

阮士中却仍是不即不离的与他并肩而行。

殷吉数次放快，要想将他抛落，但每次只抢前数丈，阮士中又稳稳的追将上来。

<<雪山飞狐>>

眼见离峰顶只两三里路程，殷吉笑道：“阮师兄，咱俩比比脚力，瞧谁先上峰顶。”

阮士中道：“我哪里赶得上殷师兄？”

殷吉道：“别客气啦！”

话一出口，如箭离弦般疾冲而上，不到片刻，离峰顶已只数丈，回头见阮士中在自己身后约有丈许，一提气，正要冲上，阮士中突然一纵而起，落在他的身旁，低声道：“那边有人！”

伸手向峰左树丛中一指。

殷吉心中一寒：“此人轻功，果然在我之上。”

见他弯腰低头，轻轻向树丛中走去，当下跟随在后。

两人走到树后，躲在一块凸出的大石之后，探头向前望去，只见下面谷中刀剑闪光，有五个人聚在谷底。

三人手执兵刃，分别守住三条通路，自是怕人闯进，另外两人一挥钢锄，一舞铁铲，正在一株大树下用力挖掘。

显是两人心知强敌追随在后，时机迫促，是以四只手臂一刻不停，此起彼落，忙碌异常。

殷吉低声道：“果然是饮马川的陶氏父子。”

那三人是谁？

阮士中轻声道：“饮马川的三个寨主，都是硬手。”

殷吉道：“正合适，五个对五个。”

阮士中道：“殷师兄，你我同云奇三人自然不怕，云阳和青文却弱了。”

先出其不意的宰他一两个，余下的就好办。

殷吉皱眉道：“若是江湖上传扬出去，说我天龙门暗施偷袭，岂不教天下英雄耻笑？”

阮士中冷冷的道：“为田师兄报仇，斩草除根，一个也不留下。”

咱们自己不说，没人知道。

殷吉道：“陶氏父子当真这么难对付么？”

阮士中点点头，隔了片刻，说道：“平手相斗，小弟没必胜把握。”

殷吉知道北宗自掌门人田归农去世后，阮士中已是门中第一高手，听说田归农在日，也自忌惮他三分，适才上山较劲，他似乎有心相让，才成了个不胜不败之局，若出全力，只怕自己要输，于是点了点头道：“小弟是客，自当由阮师兄主持大局。”

阮士中心道：“哼，你要做英雄，由我做小人就是。”

当下不再说话。

这时曹云奇已经赶到，再过一会，周云阳、田青文二人也先后来了。

阮士中低声道：“殷师兄、云奇和我各发毒锥，干了把风的三人，再围攻陶氏父子。”

云阳与青文待我们出手之后，再行上前。

四人听了，当即放轻脚步，弯腰从山石后慢慢掩近。

田青文跟在阮士中身后，低声叫道：“阮师叔！”

阮士中停步道：“怎么？”

田青文道：“陶氏父子要捉活的。”

阮士中双眼一翻，露出一对白睛，低沉着嗓子道：“你还要回护陶子安那小贼？”

田青文道：“我总觉得不是他。”

阮士中脸色铁青，将插在腰带上的那支羽箭拔了出来，递在她手里，道：“你自己比一比去！”

这是那小贼适才射雁的箭。

”

<<雪山飞狐>>

编辑推荐

《雪山飞狐(旧版)》编辑推荐：文字内容与新修版推出前国内流传之三联、旧广州版内容完全一样，为金庸作品集首次结集出版的原版本。

此版本流通最久，销量最大，也是金迷最熟悉的版本。

封面设计采用姜云行、王司马二人传统的金庸作品集内文插画作为素材，特色精印，融合古典与现代，兼具经典与时尚。

在文字校对上，以首次结集出版的明河社版为底本，参校报纸连载版、第一次修订连载版、远景、远流、三联等诸多版本，修正以往版本中的讹误、脱漏。

精益求精、力求完美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